



揭牌仪式。



吴越。

吴越：

文学院里，

种下情深意切的根

本报记者 陈炜芬 刘斌 通讯员 施星文 通讯员 郝辉 赵子震图



吴越文学院。

他曾创下这样一个奇迹：

1983年，以一部20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括苍山恩仇记》，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创下两小时签约2300多册的记录，累积发行72万册，被作家张抗抗评价为“好看的故事、好看的人物、好看的山、好看的风俗，却不仅仅是一个好看，引人入胜的叙事中，还让人‘看’出了许多人性的美丑、历史的真伪、是非的曲直、雅俗的交融。”

他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，在出版的109本书里，包括55本总字数超千万的计算机科普书籍——他是中国作家中第一批使用电脑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“每天都用电脑敲打文字”。

他是缙云籍作家吴越，“一个不应该成为作家的作家”。

8月26日上午，缙云县新建镇交雅村，吴越文学院落成揭牌。

如果说，文学是情感深度的呈现，那么文学院则是“情深意切”的根脉深植。

87岁的他，正以这样一种方式，致敬故乡。

坐落在交雅村的吴越文学院，由一所祠堂改建而成，面积不大，“仅600多平方米”，投资200多万元。其中最醒目的，莫过于棕色的实木书架，古色古香，成排成列的书籍，它们都和吴越密不可分：一部分是吴越的著作，已在市面上发行的；另一部分，是吴越的私藏，书稿或札记，整整13大箱，“来自他远在北京的家”。

这里不仅是吴越作品陈列室，还是吴越文学展示中心，于是，便有了一个包容性更强的命名：吴越文学院。

文学院的一侧，有一个木质楼梯，拾级而上，每个台阶都是不同的“文化味”：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……台阶上，都贴着标语，它们各不相同。“都与书相关”，是它们唯一的共同点。

这像极了吴越及其的作品，朴实无华却充满力量。

1932年5月12日，吴越出生于缙云县壶镇梓岩村，是语文、科普、文学三栖作家，青年时代从事语文研究和出版，系语文出版社的前身——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。他自小爱写作，却遭遇坎

坷，大器晚成。成名作品《括苍山恩仇记》，创作于1974年4月至1976年9月9日，只用了两年半时间，是在劳改农场的田边地角三易其稿完成的。1983年8月，作品分卷出版，畅销72万套，成为当年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长篇小说之一，“既是一部浙南山区的风俗画卷，又是历史文化的形象化积淀”。

他的口碑，源于众多作家的佩服和敬重。在作家韶华眼里，吴越的知识面很宽广，“在自然科学方面，只知道他懂什么，不知道他不懂什么”；作家周瑞金认定，“这种不服老、不让年华虚度的进取精神，在老作家中极为少见，值得我辈好好学习”；而张抗抗表示，“吴老为人正直、古道热肠，乐于向他人伸出援手，热心扶助文学青年”……

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对这片生育自己的热土，爱得深沉。作为缙云县文联名誉主席，他热心家乡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，努力培育文学新人，积极扶助文学社团，多次在丽水开展公益性文学讲座。

当然，随着吴越文学院的落成，他自然而然成为交雅村的“荣誉村民”。

这是交雅的荣光，亦是吴越的心愿。

揭牌仪式上，群贤毕至，大咖云集。虽与吴越多年不见，但这一次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应邀而至。谈及相识，陈建功表示两人是“一见如故”，或可说“一见倾心”，“是他的性格魅力把我迷住了。”他幽默地表示，接到邀请后，就决定去缙云“蹭热度”。因为他深信，一个地方出了一个好作家，足以使人们对那个地方满怀敬意，因为文学，是那个地方的情感深度和文化厚度的呈现。

显然，吴越文学院的落成，为缙云带回了热度。这“热度”，不仅是改建了一栋庭院，收藏了一些书，还是对“精神魅力”的追求，获得文化的启迪和文化的力量。

在陈建功眼里，吴越之所以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，恰恰是他人生的必然。阅历，是他“人生必然”的前提，其次是杂学旁收，这是他“人生必然”的准备，最后，因为他有文学的自觉。因此，吴越的成功，是在喧嚣骚动的文学潮流中执着坚守中国小说美学的成功。

作为“娘家单位”的代表，语文出版社副编审冀丽萍的发言饱含深情。她说，吴越

勤奋写作70年的精神打动着她，并且依然坚持在改写、评著古典名著、小说的道路上。她以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八字高度肯定吴越精神，称道他是“括苍老牛勤耕耘”。

在致辞中，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黄亚洲表示，现场来了很多吴越的粉丝，这表示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，今后应当多宣传他的情怀、作品和文学道路上的孜孜不倦。

而在日本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山钦司颇为生硬的中文讲述中，我们听到了一段不为人知却令人动容的往事。吴越和中山钦司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，算起来，“两人的交情已长达四十多年”，当时的他们用世界语通信。其中一个细节是，中山钦司每次给吴越写信时，随信寄出的还有一张回信时的邮票——买邮票对当时的吴越而言，是种奢侈，“毕竟他的日工资只有1.07元”。虽时过境迁，但谈及这一贴心举动，年近九旬的吴越依然红了眼。

此次随中山钦司一起参加揭牌仪式的，还有一本1975年7月的荷兰杂志，“上面刊登有吴越的一篇文章”。时隔44年，它和它的主人终于“见面”了。

三

都说阅历，磨砺了吴越的铜皮铁骨，可在父老乡亲面前，他仍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他不是不懂，“大恩不言谢”，只是在感受当地百姓的深切关怀时，他做不到“记于心且止于口”，所以，还未开口，已然泪目。

这一句谢谢，他要向太多人说。

他首先感谢的，是浙江轩龙百景旅游公司总经理刘伟民。若没有他在长达两年时间里的四处奔波选址、精心策划，可能吴越文学院，“尚在路上”。两人相识于2015年，真正见面却是在2017年。吴越以“惺惺相惜，物以类聚”来形容彼此的关系，而刘伟民则表示，“吴越老先生是自己的恩师”。

在吴越心中，这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学院，不是用来考试的，它是村级图书馆、作品的陈列馆，仅此而已。

这一天，吴越透露了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：在90岁以前，收且仅收一个本地学生，从事文学创作，培养其成为优秀作家，无论年纪大小，男女老少，只要他（她）对文学、对长篇小说感兴趣。

此次陪同吴越回乡的二女儿吴永告诉记者，父亲的时间紧迫感越来越强，尤其是过了八十岁生日后，“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”。“比如今早，5点就来敲我房门，原因是家里的网连不上了，而他急着写作。”她笑着说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语言文字其实是吴越的老本行，而缙云方言，则是他的研究对象，“研究时间长达50多年”，出版有60万字的专著《缙云县方言志》。此次，他更是把“缙云方言研讨班”直接开在了缙云县图书馆，主讲人正是他本人。从8月30日下午到9月1日，他免费教授在场的数十名“学生”如何调查方言、研究方言、传承方言。

2019年，在吴越文学院里，种下情深意切的根。

让枝繁叶茂，从此开始。



书籍陈列。